

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

贾平凹研究资料

郜元宝 张冉冉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共包括五辑内容：贾平凹创作谈；贾平凹研究论文选；贾平凹主要作品梗概；贾平凹研究论文、论著索引；贾平凹创作系年(1973至20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贾平凹研究资料/郜元宝，张冉冉编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

ISBN 7-201-04994-1

I .贾 ... II .郜 ... III .贾平凹 (1952～)—文学研究 VI .I206.7

书 名：贾平凹研究资料

作 者：郜元宝，张冉冉编著

出版发行：天津人民出版社

版 本：2005 年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7.00 元

贾平凹简历

贾平凹,原名贾平娃,一九五二年古历二月二十一日出生于陕西南部的丹凤县棣花村。十九岁入西北大学中文系学习,求学期间发表了第一篇作品《一双袜子》。1975年自西北大学毕业后,一直生活在西安,从事写作和文学编辑工作。

七十年代中期,“新时期文学”兴起之前,贾平凹就以其勤奋写作,积累了大量作品。1978年贾平凹拿到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文学奖项,小说《满月儿》获全国首届短篇小说奖。然而真正奠定贾平凹在文坛重要地位的作品,乃是他的“商州”系列风俗画式的短篇,以及其后从这几个短篇脱胎而来,内容更充实,艺术更讲究,专门讲述西部乡村异人异事的一系列作品,如《黑氏》、《天狗》、《人极》、《美穴地》、《五魁》等。近十多年来,贾平凹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文学创作活力,被评论界誉为“多转移、多成效”的高产作家,长篇小说《浮躁》《废都》不仅在国内引起诸多关注和争议,也取得了世界文坛的肯定,前者获1988年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铜奖,后者获1997年法国费米娜女评委小说奖。与其小说创作相比,贾平凹的散文作品得到了更为普遍的赞誉,各种散文选集一版再版,由他主编的《美文》杂志创刊已达十余年。2004年,《贾平凹长篇散文精选》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2005年,贾平凹长篇新作《秦腔》即将出版。

贾平凹现任全国政协委员,西安文联主席,西北大学兼职教授。作品以英、法、德、俄、日、韩等文字出版了近三十种。

目 录

序·····	郜元宝(1)
关于《秦腔》和乡土文学的对话·····	贾平凹 郜元宝(1)

第一辑 贾平凹创作谈

最是文学不自由(对话) ·····	贾平凹 谢有顺(11)
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 ·····	贾平凹(39)
自传	
——在乡间的十九年 ·····	贾平凹(51)
关于语言	
——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 ·····	贾平凹(58)
对当今散文的一些看法	
——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	贾平凹(67)
我心目中的小说	
——贾平凹自述 ·····	贾平凹(80)

第二辑 贾平凹研究论文选

贾平凹散文集《月迹》序 ·····	孙 犁(87)
中国文学中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意识	
——序贾平凹著《商州三录》 ·····	李 陀(90)
商州:贾平凹的小说世界 ·····	李振声(105)

贾平凹的散文世界:情致与启悟	李振声(118)
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	雷 达(126)
混沌世界中的信念和艺术秩序	
——《浮躁》论片	李 星(137)
金狗论	
——兼论贾平凹的创作心态	刘 火(148)
忧柔的月光	
——贾平凹散文的阅读笔记	周政保(156)
贾平凹论	胡河清(166)
废墟上的狂欢节	
——评《废都》及其他	陈晓明(180)
平平常常生活事 自自然然叙述心	
——《白夜》叙事态度论	韩鲁华(194)
从《废都》到《白夜》	旷新年(208)
“前现代”与“后现代”的奇妙拼贴	
——贾平凹《浮躁》新探	范家进(216)
心灵的挣扎	
——《废都》辨析	雷 达(225)
《废都》漫议	王富仁(241)
意识形态、民间文化与	
知识分子的世纪末哀绪	郅元宝(260)
贾平凹:个体的误区	吴 炫(269)
贾平凹的实与虚	谢有顺(299)
对贾平凹 90 年代四部长篇小说的整体阅读	杨胜刚(308)
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	张志忠(319)
“新汉语文学”的尝试	
——《怀念狼》阅读断想	丁 帆(334)
论贾平凹	汪 政(341)

说家园乡情,谈国族身份:

试论贾平凹乡土小说·····	王一燕(366)
漫谈贾平凹散文中的“颓废”·····	曾令存(383)
重读《废都》·····	张新颖(405)
贾平凹创作争鸣综述·····	张冉冉(408)

第三辑 贾平凹主要作品梗概

浮躁·····	(421)
废都·····	(426)
土门·····	(430)
高老庄·····	(433)
病相报告·····	(437)
怀念狼·····	(441)
腊月·正月·····	(445)
天狗·····	(448)
黑氏·····	(450)
人极·····	(453)

第四辑 贾平凹研究论文、论著索引

评论文章索引·····	(459)
研究专著目录·····	(506)

第五辑 贾平凹创作系年(1973—2003)

序

鄧元宝

本书根据目前所能找到的材料,汇集了贾平凹本人创作谈、访谈数则,研究贾平凹创作的一组论文,重要作品“争鸣”概述,重要中、长篇小说故事梗概,以及贾平凹作品系年,研究和评论文章索引,希望能够为深入研究提供一些便利。

贾平凹是当代中国风格独特、创作力旺盛、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70年代末至今,他的勤奋创作见证了近二十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全过程。

尽管被称为“奇才”、“怪才”、“鬼才”,但贾平凹登上文坛,靠的还是长期不懈的努力。70年代中期以前,他就积累了大量习作,从现在能够找到的少数发表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个由农村基层来到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艰苦探索的足迹,和多愁善感的内地青年在匮乏年代的一颗火热之心。辗转于城乡之间的西部知识青年模糊的世界观,对国家未来同样模糊的期待,特别汹涌的情感世界——这种典型的“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传统的延续,也是那时候多数青年作家的精神起点。

很长一段时间,他并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只是靠着散漫的阅读、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中国当代文学某种惯性推动力,以及韧性的投稿,来表达一份朦胧的感动。

70年代末“新时期文学”兴起,贾平凹个人文学自觉也随着开始,他的文字明显浸润了那个热烈的时代的共同气息。写的还是山里人平凡小事,却已经有了参与时代精神建构的目标指向。不

过在这方面,他显得相对迟钝一些,也正是这种迟钝,反而使他多少避免了过于直白地迎合时代主题——包含着自觉不自觉的政治诉求的现代中国特有的人道主义——而较多保留了他的个人因素。

和具有群体认同的“右派作家”、“知青作家”相比,贾平凹的时代意识并不明显。他加入“新时期文学”的合唱,主要不是依靠“右派作家”或“知青作家”的可以迅速社会化、合法化的集体记忆和思考,而是与生俱来的乡村知识分子难以归类的原始情思,以及西北落后闭塞的农村格调特异的风俗画卷。有人因此认为他在文学传统上属于孙犁开创的“荷花淀派”,他和那位蛰居天津的可敬的文坛隐士之间为数不多的几封通信,确已成为一段佳话。然而,从《山地笔记》(这本1979年以前小说合集和孙犁50年代初一则短篇小说同句)以及后来的《二月杏》、《鬼城》、《小月前本》、《腊月·正月》、《商州初录》和“又录”、“再录”、《鸡窝洼的人家》里吹来的,并非40年代荷花淀和冀中平原清新温润的风,而是80年代黄土高坡一股躁热的生命气息。清醇朴实乃至愚拙的民风依然存在,但夹杂了贾平凹的纸上“秦腔”往往带有的几分奇异、怪异、诡异乃至妖异。在这方面,他似乎又接通了渊源并不清楚的某种民间文化精神,以及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学神鬼叙述的传统。

从80年代初开始,与时代精神若断若续的连接,对民间文化暧昧的寻求,一直是贾平凹小说创作的两翼。这两翼看上去那么不协调、不平衡,却奇妙地交织、共存着。

他的作品,无论风格还是精神,因此都显得亦俗亦雅,但根本偏向于“俗”。所谓“俗”,包含贫穷、落后、愚昧、卑陋,也意味着久远、善良、勤恳、忍耐、智慧,清浊互见,美丑并陈,是那块土地长期养成的生活方式,更是实践这种生活方式的男人和女人,带着泥土的气息,民间的蕴蓄,不同于庙堂或书斋文化,具有原始朴拙的美。

这意义上的“俗”,即民间生活情态,民间价值理想,乃是贾平

凹的“私货”，他的作品精华。贾平凹深得“俗”中三昧。“商州”系列风俗画式的短篇，以及从这几个短篇脱胎而来，内容更充实，艺术更讲究，专门讲述西部乡村异人异事的一系列作品，像《黑氏》、《天狗》、《人极》、《美穴地》、《五魁》等，无不根基于一个“俗”字，舍此就不会有贾平凹的昨天与今天。

这是贾平凹本色的一面。但是，如果说王朔以“俗”为旗，有意夸耀卖弄，一点也不掩饰，惟恐俗得不到家，不够哲学，没有一股革命的冲击力，贾平凹则不肯自认其“俗”，总是努力化“俗”为“雅”，并自觉追求风雅，但到底还是俗态毕露。追求雅——居正宗、正统地位的文学理念和文学时尚——也可以视为另一种形态的“俗”。

和本世纪后半叶大多数中国文人一样，他也曾捧着《鲁迅全集》、笔记小品刻苦攻读，种下一点慧根，这使他出道以后，能够在文坛结下不少善缘，加入“文化寻根派”队列，并成为这一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家。他虽然身处西北古城，却不肯局促一隅，总是心怀天下，遥望将来。特别是到了90年代，也许因为意识到地位日益重要，他的一系列长篇小说往往暗含着某种直指历史方向的寓言乃至预言意味。1993年的《废都》，便企图概括9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精神状态，1996年的《土门》展开的乃是城市化进程中农业文明的命运问题，1998年的《高老庄》延续了1987年《浮躁》的构思，探索市场经济时代人性的失落，至于2000年的《怀念狼》和2002年的《病相报告》，更从“野性”和“爱情”两个核心问题出发，提醒人们注意当代生活价值的严重缺失。这些作品，虽然无一例外地萦绕着贾平凹特有的暧昧诡异的民间精神，却也始终关注着时代精神的最新发展，努力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主流社会对时代精神的讨论。这种突破“本地化”走向“全国化”乃至“全球化”的积极姿态与宏观视界，属于贾平凹后天习得的一面。

上述两面如果配合默契，他就显得从容不迫，亦俗亦雅，虚实相间，荤素搭配，叫人微微兴奋偷偷脸红的各种传奇故事，并不一

味浮薄,葫芦里确有一点微物要与君猜,读者往往啧啧称美,乐不思“俗”。然而论才学,他基本还是传统型乡村秀才,很难真正从现代文化立场审视传统,他也无意对民间生活诸种俗态作理智的分析、客观的批判或冷静的抉择。他只是一味笼统地赞美民间,欣赏传统,因此往往夸张偏离事实,玄虚常失分寸,以至谈狐说鬼,妄道阴阳,写当代秽史,著白话聊斋,本来要光大潜伏在民间的文化机遇与生命真力,却不自觉地走向歪曲和掩盖,结果“俗”得不地道,也“雅”得失却伦类。比如,民间的性文化始终是“新时期文学”的一根支柱,但是“性”从以往的革命文学传统中跳出来之后,一下子又落进了新时期人道主义文学和稍后的文化寻根小说的框子里,作家很难以一种正常的心态去面对“性”。贾平凹也不例外,从“商州”,到《黑氏》、《天狗》、《人极》、《美穴地》,“性”几乎成了必不可少的点缀以至公开的招牌。当代中国作家试图通过“性”写出人性的全部、社会的全貌,“性”在这种文学潮流中,就不得不超负荷地承担一种神圣使命,结果性本身的神圣性反而荡然无存。《废都》一出,“争鸣”四起,又是一个明证。这本主要围绕“性”的仿古之作,却放了一条“哲学牛”在里面整天作思考状,进行“知识分子批判”,“城市文化批判”,“世纪末反思”,自然两面不讨好——非但没有“雅”起来,反而蚀了老本,丢掉原色的“俗”,弄来几个当代的古人,打扮成欲火攻心的旷男怨女,勉强凑成一幅臆想中的春宫行乐图。《废都》的败笔并不在于它专写知识分子的纵欲或纵情,而在于试图通过描写知识分子的纵欲纵情一举写尽所谓世纪末的颓废心理。颓废,特别是知识分子的颓废,常常表现为以醇酒妇人为逃避所,但将醇酒妇人堆积起来,并非颓废心理的全部。

本来在世俗天地打滚,却不安其位,老想往别的路子上靠,这是贾平凹的尴尬之处。《鸡窝洼的人家》、《浮躁》等图解当时的农村政策,《高老庄》、《土门》、《怀念狼》、《病相报告》破译知识分子普遍关心的所谓现代性陷阱,《废都》勉强附加的忧患意识,都可作如

是观。至于在散文随笔中化用鲁迅的硬语盘空,羡慕笔记小品的飘逸隐秀,承袭话本小说的叙述声口,喜谈古代士大夫的性命易理,乃至营造蒲留仙的狐魅世界,追求辞章灿烂境界高华的所谓“美文”,更是有意归向知识分子古今同调的风雅一途。事实证明,贾平凹的雅俗两种追求很难兼得。文化政治的流行色涂抹多了,“俗”字支撑的一点灵明反而愈显暧昧。这倒有点像他曾经出色地刻画过的“秦腔”,作为一种俗而又俗的大众艺术和艺术化了的民间节日庆典,只能在古风犹存的秦人秦地盛演不衰,一经文人插手,当作意识形态或者流行观念的传声筒,供养于庙堂,叫嚣于通衢,就可能变味。

不过,无论对于时时反顾的隐秘沉沦的民间世界,还是对于时时瞻望的时代精神,贾平凹都十分认真,刻意的虚伪做作与他无缘,因此他的作品蓄积着当代中国丰富的精神文化信息,不管怎样,他仍然不失为一个有才气的值得尊敬的作家。贾平凹拥有众多读者,也经常引起各种争议,几乎他创作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吸引文坛广泛、热烈乃至失态的兴趣。汇集一些有质量并且具有代表性的评论、研究贾平凹的文章,不仅有助于认识贾氏本人的创作,也可以此为线索,认识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的或一侧面。对这部分文字,编者不拟妄加臧否,读者可以结合作家本人的创作谈来欣赏,如听讼之两造,肯定饶有趣味。

编者只是收集和整理材料,但依照惯例,要在“序言”里“概述”作家的创作,这样的“概述”必须和材料本身一样客观公正,具有不可撼动的权威性。我认为这很难办到,所以只谈一点印象。好在既是材料的汇集,读者完全可以根据事实材料形成自己的看法,编者的一孔之见,谅不至于成为读者走近作家的障碍。

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我和张冉冉认真商讨过多次,但收集材料的重头工作(作品系年和研究论著索引,包括撰写主要作品梗概、重要作品争鸣概述)主要由她承担。

穆涛先生慷慨提供他所收藏的国内外大量研究贾平凹的论著和相关材料,贾平凹先生、程永新先生帮助编者解决了许多难题,王一燕女士主动提供她所完成的贾平凹作品系年让我们参考,天津人民出版社韩玉霞女士不辞繁难,排除了不少技术性问题,没有她的催促,我们的工作还要拖延更久。所有好意的帮助,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限于水平,遗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恳望读者随时指出,以便日后有条件加以完善。

2005 年 1 月 19 日于悉尼

关于《秦腔》和乡土文学的对话

贾平凹 郜元宝

1 从“回去”到“告别”

郜元宝：你的新作《秦腔》改变了我以往对你的认识。迄今为止，你的创作较少取材于都市，大部分是有关乡土的。对乡土，你的感情很复杂，基本姿态是“回去”。每次关于乡土的叙述都是心理上的一次回家，好比人在外面世界有了种种遭遇，总想回到自己的家里。你的乡土叙述的起点也是“回去”，因为“回去”而有了新的经验，或触动了旧的记忆，这才诉诸笔端。在《秦腔》里，你的乡土生活经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总结，“回去”的心理再次出现，但同时又有了一种新的情绪，构成了这部作品的基调。

贾平凹：我的创作一直是写农村的，并且是写当前农村的，从“商州系列”到《浮躁》。农村的变化我比较熟悉，但这几年回去发现，变化太大了，按原来的写法已经没办法描绘，农村里劳力走光了，剩下的全部是老弱病残。原来我们那个村子，我在的时候很有人气，民风民俗也特别醇厚，现在“气”散了，起码我记忆中的那个故乡的形状在现实中没有了，消亡了。农民离开土地，那和土地联系在一起的生活方式，将无法继续。解放以来，农村的那种基本形态也已经没有了。解放以来所形成的农村题材的写法，也不适合了。

郜元宝：《秦腔》写了故乡很多复杂的人情，人事纠葛，新的社

会变化与冲突,展现了农村许多社会问题,但内核还是你自己的感情。你在经受一种考验,一种折磨,对你熟悉的、习惯的、一向密切关注的对象,你感到陌生,无从把握了。记忆中的故乡的消亡也是你观察和理解乡土的方式的终结吗?是不是你对乡土的认识就此止步,某一种与你有关的中国乡土文学的形式可以终结,至少你以后不会再用那种方法来写了?

贾平凹:是这样的。原来那种写法写出来的农村是一码事,回到农村,面对的是另一码事。原来的写法一直讲究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慢慢形成一种规矩,一种思维方式,现在再按那一套程式就没法操作了。我在写的过程中一直是矛盾、痛苦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是歌颂,还是批判?是光明,还是阴暗?以前的观念没有办法再套用。我并不觉得我能站得更高来俯视生活,解释生活,我完全没有这个能力了。

郅元宝:长期以来,你一直觉得能够把握自己的故乡,随着农村的巨大变化,也随着你个人认识的变化,现在好像没办法把握了。

贾平凹:真的没办法把握。在社会巨变时期,城市如果出现不好的东西,我还能回到家乡去,那里好像还是一块净土,但现在我不能回去了,回去后发现农村里发生的事情还不如城市。我的心情非常矛盾。

郅元宝:有人借弗洛伊德理论,说很多身在都市的农村作家写乡土,有一个回归母体的情结,我发现这个情结在你的创作里面已经很淡漠了。《秦腔》比你以往任何一部作品都说得更明白,就是故乡正在消逝,或者说正在死亡。不是说作为客观存在的故乡不存在了,而是说它在你脑海里的形象正在改变,甚至已经面目全非。你说写《秦腔》是为故乡立碑,“为了忘却的纪念”。竖碑或纪念都是对已经过去的事情而言。不知道你写《秦腔》有没有想到鲁迅的《故乡》?《故乡》开头是“回去”,最后是“告别”,准确地说,一

开始就是为了告别而回去,虽然有回归和告别双重主题,但总的心态是“告别”。写《秦腔》的你对故乡有深情的回忆,但主要是无可奈何的“告别”。

贾平凹:这就像是在单位受了气,回家找老婆孩子安慰,宣泄,但现在没有这个出口了。在外头受了气以后,老婆又跟你吵一架。这种现状,就让人想回家,却回不去了。

郜元宝:这是你个人心态的一个转变,却让我发生联想:是否中国作家传统型的乡土认识发生了根本改变,变得不可能了?

贾平凹:应该是这样。所以我才不得不换一种写法。

2 语言的纯粹化与世界的封闭性

郜元宝:《秦腔》的写法确实不一样。小说里面有段话,说故乡的人事牵牵连连,永远说不完,就像打核桃树上的核桃,老打不完。《秦腔》不分章节,漫无边际地写来,你自己说是“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没有一个清楚的情节作为主导线索。其实这种写法也是有传统的,虽然现当代小说中很少见到,但《金瓶梅》、《红楼梦》不都是非常“密实”的吗?

贾平凹:我倒没想到继承什么传统,只是觉得不能不这么写。我在“后记”里说过,“只因我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它只能是这一种写法”。

郜元宝:作为一个乡土色彩非常浓厚的作家,你以往总想跳出方言世界,加入知识分子启蒙话语,置身其外,看一看,评一评。《秦腔》放弃了这种努力,整套语言系统完全口语化了。比如提到清风街工作难开展,就说此地“费干部”,“费”字用得很好;说“喝淡了一壶茶”,也非常传神。类似这样的乡谈俯拾即是,而我们熟悉的浮在表面的流行规范的现代汉语表述方法几乎全回避掉了,非常干净。叙述语言和小说中人物的语言没有区别。你以前的小说

总有作家的影子,这篇也有(在省城写东西的“夏风”),但你没给他太多说话的机会,他不再成为叙述的角度,他也无法打破方言世界的纯粹。叙述上不分章节,展现乡村生活的原始状态,无大起大落的情节主线,无数的细节缠绕在一起;语言上尽量回避不属于乡土的表述,充分口语化。这种写法,和“告别”的情绪一致。对行将消亡的事物,只有充分细致地加以描绘,才能告别。曹雪芹把家庭琐碎都写出来,每个细节都不放过,而鼓励他这样写的动机,恰恰是情感上对这个世界的埋葬与告别。

贾平凹:我的任务只是充分描绘故乡的生活,故乡的亲人们当然有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的解释,但这都是我的对象,我只描绘,不想解释,所以就写成这样了。

郜元宝:你是否因此建立了一个封闭的天地呢?我注意到你在“后记”中担心,没有类似生活经验的人未必能够进入。从“五四”到当代,强调乡土封闭性与原始形态的作家都有两付笔墨,比如鲁迅《故乡》里闰土的话,祥林嫂的话,都很真实,但知识分子身分的“我”也跳出来,说出诸如“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那种启蒙话语。《秦腔》不让夏风说这种话,意味着隐含作者不想跳出来,对这个世界指手画脚。他的任务只是把这个自身满足的世界雕刻出来。语言的纯粹化和世界的封闭性有关。有位韩国批评家着眼于中国高考阅卷给一篇文言文打满分这一现象,认为强调语言的独特性,意味着新的文化帝国的诉求在产生,因为帝国必须纯洁和统一其语言,拒绝外来语冒犯。这只是猜测,但任何一个国家要求纯洁语言,确实也往往是一种策略,至少是感到本位文化受污染,于是拼命强调独特性,拒绝别的东西渗入。你思考乡土中国问题,是作为思考中国问题的一个窗口,但乡土中国遇到的问题和整个中国遇到的问题不相等。关注乡土的人会克服种种障碍走进你构造的相对封闭的世界,另外一群人是否会被你这种语言或多或少排斥在外呢?当然,我还是希望不熟悉乡土不关心乡

土却关心中国关心人类的读者会谦卑地进入你的小说世界。《红楼梦》也是一个封闭世界,读者不都看得津津有味吗?如果曹雪芹像晚清许多作家那样具有世界眼光,把什么都写进去了,人们反而会没兴趣去看。

贾平凹:我目睹故乡的传统形态一步步消亡,想要保存消亡过程的这一段,所以说要立一个碑。以后农村发展了,变化了,与我都没有关系,但起码这一段生活和我有关系,有精神和灵魂的联系:亲属,祖坟都在那里。以后再回去,年纪大了,谁也不认识我了,发生什么变化我也不熟悉了。这种不分章节,没有大事情,

嗦嗦的写法,是因为那种生活形态只能这样写,我最初的想法就是不想用任何方式,寓言啊,哲学啊,来提升那么一下。《高老庄》、《土门》是出走的人又回来,所以才有那么多来自他们世界之外的话语和思考。现在我把这些全剔除了。

这种写法,生活中到处都是。比如咱俩说话,就咱俩说话,但实际上有很多事情同时发生,而这就需要像乔伊斯那种写法。比如咱俩对话:

你说:“吃饭了没有?”

我说:“吃过了。”

“吃的啥?”

“吃的饺子。”

“什么馅?”

“萝卜馅或是韭菜馅。”

你一句我一句,说完拉倒。但乔伊斯的写法,是对话的时候看见后面的风扇啊,窗子啊,一边对话,一边想到那里去了,不停地游离,全部写出来。他觉得现实生活实际就是这个样子。现实的枝蔓特别多,我想把生活的这种 嗦繁复写出来。不知道是谁说的,“最分明的最模糊”,越分明的地方越模糊不清。生活中所面对的就是这样,更深层的东西我还达不到。内容决定形式,照你说的,